



文猛

重庆江城万州,环城环湖皆山给了城市阳刚之神韵。

在万州所有的山中,最值得述说的有两座,一是太白岩,二是天生城。

一座是文山,一座是武山。这里只说说文山——太白岩。

太白岩最早不叫太白岩,叫西岩。李白走过,这座山便开始叫太白岩。其实在华夏大地上用太白取名的大山、大河、美酒何其多,都是因为一个人走过。

地名记着所有的事。

说太白岩是文山,绝不是附庸风雅。

万州是一座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江城,历史给了这座城曰羊渠,曰南浦,曰鱼泉,曰安乡,曰万州,曰万县,直到今天曰万州的城名。

安史之乱时,一位怀着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”的年轻人仗剑出川,辞亲远游,一路放歌,来到万州。在风光旖旎的西岩古庙读书吟诗会友之余,迷恋饮酒对弈,从此在这里就留下了“谪仙醉乘金凤去,大醉西岩一局棋”的千古佳话。而这位自号“谪仙”的年轻人,就是被后人称为诗仙的李白。

古来圣贤皆寂寞,唯有饮者留其名。

李太白走了,西岩改名“太白岩”。山岩在,人就在,李白自然就是我们的老乡,太白岩就成了三峡地区一方文峰胜地,我们一起见证高峡平湖,水涨城高。

万州城市的名字不断改变,但自从那个唐朝的年轻人来过之后,太白岩的名字一直没有变过。

我们记着一座山,我们就记住了一个人。

太白岩是万州人魂魄中向上的山,是远远来到万州来到三峡必须拜问的山。攀登太白岩,就是攀登一座文化的山岩。山岩上保留着丰富的石刻,留下无数文人墨客的墨宝。山顶上是美丽的桃园,是俯瞰高峡平湖、放眼美丽江城、遥望天生城的打卡胜地。

万州籍诗人何其芳,那位写下《我为少男少女歌唱》等无数名篇的诗人在1977年7月24日去世后,嘱咐后人将他埋葬在太白岩山腰。老乡何其芳永远仰望着太白岩,仰望着我们共同的老乡——李太白。

把一座山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,不是万州打名人牌,只因李白在万州醉过酒,写过诗。

“白鹭拳一足,月明秋水寒。人惊远飞去,直向使君滩。”

诗中的“使君滩”,就在今天万州城音乐广场外侧的江中。李白于秋月尚明的凌晨,在万州码头送一位担任县尉的宋姓朋友入三峡。朋友的船帆渐渐消逝在烟波中,只留下李白独立江岸,与单足孤立的白鹭何其相似。

李白在万州送别过朋友,白居易他在万州送别过朋友。他想念在万州任刺史的老友杨归厚:“江上新楼名四望,东西南北水茫茫。无由得与君携手,同凭栏干一望乡。”友情乡情,令人动容。

“众水会涪万,瞿塘争一门”,诗圣杜甫如鲲鹏俯瞰峡江,一语道明万州在七百里三峡的地理位置。

回到我们的太白岩。

在太白岩长约3公里的峭壁上,现存摩崖石刻52处,其中八字怪碑最是耐人寻味。八字怪碑由“竹”“岩”“亭”“开”“夜”“事”“有”“来”八个或歪歪倒倒或残缺不全的怪字组成。对于这八个字的解释,历代文人墨客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这几个怪字其实是一首会意诗。一个写得很小的“竹”字、一个横着写的“岩”字,就是诗的第一句“小竹横岩栽”;一个中间缺两笔的“亭”字、一个只有半边的“开”字,就是“空亭门半开”;一个写

得很长的“夜”字、一个少一横的“事”字,就是“夜长无一事”;一个歪着写的“有”字和少写了下面一个“人”只有两个“人”的“来”字,就是“偏有一人来”。这四句联起来,就是一首诗:

“小竹横岩栽,空亭门半开。夜长无一事,偏有一人来。”

也许是因为诗仙太白曾在这里“大醉西岩一局棋”,后人做了文字游戏,但是老乡李白醉过的万州美酒确实货真价实。

城是万州城,酒是诗仙太白酒。我们永远没有忘记我们的老乡。

长江边的万州城,是酒旗聚集了城市,还是城市高扬了酒旗?不去考证。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万州置县建城至今,洋洋洒洒1800多年历史的万州,城市在涨高,城市在变大,城市永远没有酒旗飘落的时候。

翻开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《水经注》,上面有这样的记载:“江之左岸(今万州)有巴乡村,村人善酿,故俗称巴乡清,郡出名酒。”由此可见,万州是中国曲酒最早发源地之一。

在自己的城市酿造自己的美酒,也难怪万州城市之悠远和红火。

酒,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,它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、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华。一个城市一个村落,没有自己土地上的美酒,就少了底气和豪气。没有自己的家乡酒,总有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的茫然。

很自豪的是,在美酒待客上,万州人永远有自己的骄傲。1800多年的城市兴旺发展史上,万州酒香不竭,酒旗不倒。

万州美酒,老乡诗仙李白自然喝过,大醉万州西岩,挥笔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花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”的千古名句,留下“谪仙笑乘金凤去,大醉西岩一局棋”的美妙传说。

万州美酒,曾经旅居万州的陆游喝过,在《万州放船过下岩小留》一词中写道:“画船四月满旗风,饮散匆匆鹄首东。”

南宋诗人陆游“南浦寻梅雪满舟,西山载酒云生屨。”“醉里偏怜江水绿,意中已想荔枝红。”意兴阑珊,醉眼迷离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傍晚到万州,一靠岸就开饮:“晨炊维下岩,晚酌舫南浦。”酒助诗兴,诗增酒趣。

万州美酒,明代地理学家、文学家曹学佺不但喝过,还在《蜀中广记》中记载了黄庭坚畅饮的万州流杯池、李白访道的西山道观以及万州人的酿酒风气等,今天太白岩下的流杯池,至今还保留着“曲水流觞”。清澈的流水,漂浮的酒杯,酒杯流到谁面前,谁就要饮酒作诗。老乡李白是否在这里“曲水流觞”过,没有记载,但万州人喝酒就是这么任性。

延续着万州千年酒香,回味着古代文人墨客青睐万州美酒的自豪。1917年金秋,在丰收的季节,今天的诗仙太白美酒创始人鲍念荣先生远赴四川泸州,拿出重金购买了当时泸州最老、最负盛名的温永盛酒坊的窖泥和母糟,扩建巴乡春酒坊,把故乡的美酒和他乡的美酒融合,为仰慕诗仙酒仙李白,把原“巴乡春”酒坊改名为“诗仙太白”酒坊,给了万州美酒新的高度和渊源的文化。

好水酿好酒,李白“大醉西岩一局棋”,自然想到要去拜万州的水。

李白离开太白岩曾两次到过青龙大瀑布,遗憾的是李白先望见的是庐山瀑布,写了那首著名的《望庐山瀑布》,面对甘宁河谷这挂天地之间的大水幕,只好题下“壮观”二字。只是那个“壮”字右上角多了一点,汉字三点成水,李白在“壮”字上故意增加一点,那是对方壮观之水的惊叹。

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

一抹水晶般透明的阳光,在晚秋的午后尤显澄澈光亮。放眼望去,大竹大城寨坡坡岭岭的果树正慵懒地沐浴着阳光,接受秋阳的抚慰。果树上粒粒金黄的爱媛,三两为伴,枝枝相连,在秋阳的光辉里摇曳,正享受着爱意的包裹。一棵红,万树艳,红得荡气回肠,艳得理直气壮。极目远眺,好一派丰收景象!

摘下一个端详:拳头大小,一色金黄;凑近一闻,淡雅芬芳;双手一掰,皮薄肉厚,浓郁芳香。一口下去,汁水横溢,酸酸甜甜,清清爽爽。

其实,大城寨水果的甜,早已在我的内心储藏。这里是柑橘生长的福地,饱满润泽的水果味道和淳朴友善的乡野民风,多年前就温润了我的心房。

30年前,师范毕业分配的首站便是大全村小学,村小偎依着寨子,宛如一对孪生兄弟。

那会儿还没有爱媛,学校附近,寨子周围,黄澄澄的柑橘犹如一盏盏小桔灯挂在树上。每当路过寨子,忙碌的村民总要凑上前来,与你拉上一阵子家常。话别,那温暖的泥手总是要麻利地将又大又红的柑橘装满你的衣兜布囊。憨实的笑容,挥舞的臂膀,直到你转弯还清晰依旧。调离村小,与学生作别,孩子和家长一程一程地跟随,泪洒马路。

“尝尝这个”,朋友们的话语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他们正大快朵颐,你一瓣我一瓣,好生惬意。赞叹的语言不绝于耳,朗朗笑声在果林里飞扬。

接过朋友递来刺好的爱媛,“啊,酸!”“换换口味,哪里个个都甜?”朋友带着恶作剧成功后的窃笑。看着朋友手上一半青一半黄的爱媛,我莞尔。是啊,并不是每个爱媛都那么黄、那么甜,还有半青半黄的,它们自然带着酸。酸,也许是少阳光的照射,但它们仍然努力生长,长成自己最美的模样。水果中的酸,就好比生活,平平顺顺、舒舒坦坦,那是祝愿,有苦有甜才是真的生活。

“来来来,照相照相!”朋友们频频快闪,纷纷靓妆,要与美景同镜同框。我立于果树下,与丰收同台。

“朋友们,舞起来!”人群中,美女亮开了嗓。于是,姑娘小伙,吆五喝六,抛开生活的烦恼,忘却工作的繁忙,模仿着、比划着,在徐徐清风中,在温润阳光里,一段自创舞蹈,便在推推拉拉、嘻嘻哈哈中,在手舞足蹈、扭腰摆臀中,在果与树、坡与岭中诞生,并迅速流转于微信群、朋友圈。

体态丰盈的爱媛树,应和着舞者的步伐,在乐感中被清风和暖阳娇宠得飘飘欲仙;笑容可掬的果农,在忙忙碌碌中沉醉,丰收和希望在美好的畅想中神采飞扬。熙来攘往的人流中,风景别样:有的采摘,有的品尝;有的手提,有的肩扛;有的拭汗,有的沐阳;有的袖手,有的分装……

“橙熟手香吟笔滑,余情渺在夕阳中”。是的,橙香橘黄,一年好景,最是此时。